

第十六回 慶團圓全家合璧 爭坐位滿席連枝

詩云：

王帳重重鎖去身，朝來依舊踏芳塵；曾經北裡空凝睇，可有東施敢效顰。

修竹舞煙梁苑曉，梨花如雪杜陵春；阿侯年少方嬌豔，畫出新妝故惱人。

新狀元同了郡主季苕，辭朝歸覲，奉旨勒賜金蓮彩燭一對，宮花錦緞四端，為左右夫人成親之禮。一時勢燄薰天，在京百官各賦詩詞奉賀。就是王御史衙門，也因招了貴婿，添些榮耀。一路程途，起送夫馬，竟望浙江而來。

途中想道：「此番歸去，先娶了王玉環，即日恭請秦小姐素卿，吳小姐絳英，一同到家。至於孫蕙娘，既在王家，他自然相隨王小姐，決不走在別處去。這幾個美人，雖是不曾奉旨迎娶，卻倒是以前的結髮，虧他生死交情，真是深恩莫報，專待榮歸，慶團圓之會。連日途中，探知郡主季苕，性格溫厚，十分可喜。只不知列位小姐，稿砧思念，腰帶如何了？」話分兩頭。

卻說玉環小姐，與蕙娘設計吊打媒婆，指望辭親卻聘，誰知這頭親事，倒是前生注定，徒然把做媒的，冤枉一番。過了一日，蕙娘正要歸家去訪消息，京中忽地差人到家，呈上御史家書一封。原來這書不比得錢塘的家信狀元書札。因前附京報帶來，不消數日，就到家裡。御史書札，著家人送回，一樣同日出京，路上來得遲了。所以玉環疑惑，把馮六娘著些屈棒。那日見父親音信，無非說許聘趙雲客的話。家人又將趙雲客虧了家主，脫他徒罪，住在衙裡唸書得中榜首，細述夫人得知。玉環與蕙娘聽得詳細，暗地歡喜，巴不得馮六娘立刻再來擇日行聘。

那曉得馮六娘生性乖巧，偶然落網被梅香吊打，心上好生惱悶。

挨過幾日，想道：「我喜相逢經了多少富貴人家，再不曾出丑，今番折本。

若被旁人知覺，一生就難出頭說合親事，只得收了氣悶，再往趙家回覆。以後相機而行，圖得花紅到手，方才償我一段受累。」

一逕走到趙家。那員外與夫人正想這門親眷。過了數日，還不見馮六娘回報。一見六娘，就問道：「親事如何？怎麼去了許多日子？」

馮六娘道：「老婢一到揚州，承王家夫人極其見愛，接連留了數日，故此回覆遲了。他說小姐親事，自然從允，只要待他老爺有了家信就好擇日行禮。」

員外道：「六娘不知，前日吾家狀元，又有一封信來說王家的親事，也不消待王老爺歸家作主，他是奉旨招婿的。」

便把入贅駙馬，奉旨特置左右夫人的意思，與馮六娘說知。又道：「狀元即日榮歸，六娘今日先取些盤費，可速到揚州。待成親之日，重重賞賜。」

六娘曉得這話，也不要盤纏，星夜又到揚州來見王夫人。六娘進門，自怨道：「此番切不可到東園去了。既是狀元奉旨招婿，我們做媒的，蓬上愈有風力。」

竟進後堂見夫人重新把趙家說起。小姐房內幾個梅香，見了六娘，各各暗笑。六娘知是前番被他算計，定非夫人主意，也不將吊打之事提起。只說狀元又有家信，奉旨招親的話。

王夫人滿口應承道：「前日我家老爺已經有書送來，說新狀元親事，是老爺親口評定，怎麼六娘今日又說是奉聖旨？這話從何說起？」

六娘道：「不瞞夫人說，其實狀元先為韓駙馬家招贅，因狀元不敢背王老爺的面約，後來禮部議奏，特置左右夫人，所以就奉了聖旨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這等說來，狀元既贅駙馬，吾家小姐便不是正妻了，這怎麼使得？」

六娘道：「這個不妨。既是奉旨的，自然不把小姐落後。」

夫人便依六娘，任從趙家擇日行禮。玉環小姐在房，聽見左右夫人的旨，對蕙娘道：「趙郎的情意雖是篤切，又多了韓府這一番事，其覺不便。」

蕙娘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且待後日理會。」

馮六娘往返兩家，六禮三端，盡皆全備。不上一二月，攀親的規矩都完結了。趙雲客自出京來，漸漸到家。員外先著家人，同了些親戚，喚了大舡，遠遠迎接。

次日早晨，泊舡城外，午時起馬。旗鑼鼓傘，炫耀裡中。一進大門廳上，拜謝北闕，轉身參拜父母。韓季苕雖是郡主，一般也行了子婦之禮。又因初到家中，賓客拜望，接連忙了數日。然後擇日完那王家親事。

原來趙雲客一段心情，始初只道佳人難得見了一個同生同死，所以把功名富貴都丟開了。誰想暫到廣陵，漸漸的得隴望蜀。不上一載，恰湊著五朵瑤花。卻又個個是恩情兼盡的，無分上下。思想奉旨招娶，上有左右夫人，難道秦知縣衙裡這兩位小姐他怎肯落於人後？如今先娶了王家，然後著人去候秦衙小姐，那秦程書又是固執人，恐怕他有些說話。不若先去候他到來，安插了老秦夫婦，方好把王家親事做個結局。這卻不在話下。

且說秦知縣自從上任，日日指望趙雲客信息。忽聞外邊報了狀元，那是雲客名字，不覺喜出望外。又遲了幾日，朝報內看見有韓駙馬一本，又見部覆有王家親事。心上疑疑惑惑道：「不信趙雲客一中狀元，便有許多貴人攀親。這也罷了，怎麼趙雲客本中，全然不提我的女兒，例說曾聘王氏？卻也古怪，難道這個趙狀元，不是前日的趙雲客不成？」連日疑心未定。

忽一朝，把門皂隸，急急通報道：「新狀元來報老爺！」

一個知縣衙門，見有狀元來拜，滿堂衙役手忙腳亂。秦程書火急出衙迎接，卻正是女婿趙雲客。秦程書在內衙，慇懃敘舊。雲客親到裡面，拜見奶奶。又見了素卿、絳英兩位小姐，方才說明京中期報上的事。

程書道：「賢婿飛騰霄漢，老夫榮幸非常。但是前日偶見朝報，有賢婿另贅韓駙馬一段事，不知真偽，請試言之。」

雲客道：「小婿今日，一來拜門請罪，二來告訴苦衷。小婿自別尊顏，叨蒙聖恩首擢，意謂即歸故里，不想是韓衙門，

馬兩家爭議姻事。不由剖割，禮部議覆，便奉聖旨招贅。小婿想起來，雖是奉了聖旨沒奈何就婚，終不敢把兩位小姐相負，也曾與王御史韓駙馬說明的了。幸喜郡主賢淑，全無忌心。今日請過了罪，明日便候兩位小姐歸去，一同拜見父母。」

程書道：「既有聖旨，也索罷了。只是賢婿歸家，將兩個小女安置得停當，免得老夫婦牽掛，這就是賢婿之恩了。」

雲客道：「這個自然不消掛懷。」程書與奶奶留雲客吃了小飯，先送出衙。

次日絕早，夫馬轎傘，奉候秦衙小姐歸家。絳英與素卿，本曉得王家小姐的事，雖是添了個韓郡主，他兩個自恃才貌，也不揣著。一同上轎出了衙裡，竟往趙家而來。趙雲客先歸到家，門上結彩張燈，專候秦衙小姐進門。素卿、絳英兩位天仙，歸至趙家，家中大小，無不稱羨。拜見員外夫婦後，郡土季苕出來相見。三人的才貌，各自爭妍。正是人中畫人說得好：惟美愛美，惟才憐才。

便相攜手，一見如故，各各忻喜不題。

卻說王家小姐受聘之後，馮六娘往來說合，擇下吉日。他是大家得達，又是奉旨成親，凡事十分齊整。先期幾日，狀元親往揚州親迎，牽羊擔酒，熱鬧做一團。

到了正日，新人進門，花燭之期，自然富貴。隨嫁的梅香侍女數十人，孫蕙娘為第一。妝奩陳設，錦繡之外，更兼書史數千卷，文房異寶幾十種，古琴二牀，西蜀邏？C檀木琵琶一面。雲客點起御賜金蓮彩燭，為合巹之祭。真個閨花瑤台，不比塵凡下界。鈞天廣樂，備極繁華。

第二日晨起，參見過了員外老夫婦。季苕郡主，同各位小姐齊來行禮相見。

雲客道：「今日行禮，雖是前後不同，一時難分上下，況兼郡主小姐而下，還有一人。」

因指著孫蕙娘道：「這也是末第持，在廣陵受恩之人，原許他與正室一樣看待，今日也要說個明白。」

趙員外老夫婦道：「吾兒才名冠世，各位媳婦又四德兼全，真是古今稀有之遇。今日行禮，既是奉旨的自有明旨，受恩的不可忘恩，各位且不必分大校」連孫蕙娘五個，一齊並肩而立，行了禮，笙簫鼓樂，齊送入洞房，為團圓之會。玉環小姐進了內房，先與郡主季苕敘了寒溫，又與小姐素卿問些來歷，然後對吳絳英道：「自從廣陵分袂，音耗杳然。不想姐姐何以得遇良人，遂成合璧。」

絳英道：「這雖是天緣湊合，也由人力使然。」

就略把素卿提救，進京相遇等事，述了一番。不惟列位小姐見為奇逢，就是滿房侍兒，各各歎異。

酒筵陳列，炮鳳烹龍。杜工部麗人一篇，不足寫其全美。李翰林清平三調，未易盡其形容。趙雲客首插宮花，身穿御錦，端坐於上。

五位美人，齊立筵前。

雲客起身笑道：「各位夫人請坐。」

只見五位相向而立，無言無語。

雲客又道：「夫人何以不坐？」

季苕上前道：「今日喜筵本該就席，但是有句話未曾剖析，所以各位站立。」

雲客道：「夫人有何話說？不妨就此宣明。」

季苕道：「各位雖是一體相看，然坐位必有上下。使越次無倫而唱隨道，廢則良人伉儷之謂何，其敢自為後先也。」

雲客笑道：「這事將奈何，夫人當自相議處。」

蕙娘先開口道：「論家聲之重，貴不降微，言婚娶之條，先不讓後。良人初至廣陵，未嘗他射雀屏也。妾雖托質寒微，其烏能以下坐？」

雲客道：「蕙娘說的是。」

吳絳英道：「坤貞效順，節重而才輕。婦道多端，義嚴而文略。安江門外，秦衙之內眷可徵也，伊誰肯降？」

雲客道：「吳小姐又說得是。」

秦素卿道：「良人試思治，長誤陷時諸夫人，能出手相挈乎？今日甫就鸞盟，而遂分鳳侶，妾又安能以自嘿？」

雲客道：「秦小姐責我以忘恩，理因然也，韓夫人其謂我何？」

韓季苕道：「以君子之才，經籙永托恩深情重，固不專在儀文。」

今日諸夫人各自為功，妾以何可妄議？但天語煌，煌詔從中、禁，良人當有以自處耳。」

雲客被四個美人，紛紛爭長，一時有口難分，但把一雙眼睛注看王家小姐如何話說？玉環端靜寡言，全無爭意。但含笑道：「古語云：『山有末，工則度之，賓有禮，主則擇之。』今日雖非主賓，料君子自能量度。」

雲客手執玉環，沉思了半晌，忽然笑道：「有了有了，各位夫人，不必爭執，我自有的設處。」

不知趙雲客怎樣思量？就定了五個美人的坐次。試看下回，便知端的。

評：此回乃全部結局處也。看他次序五位美人，前後一絲不亂，又非勉強牽合。便知從前種種相遇條貫井然，全無顧奴失主之玻作文名家，自是高手，豈坊間俚利刻能窺其涯際？